

新人文

鬼境

刘学林

自选集

河南大学出版社



新人文

鬼境

刘学林

自选集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鬼境:刘学林自选集/刘学林著.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3

ISBN 978-7-5649-2343-3

I. ①鬼… II. ①刘…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55357 号

责任编辑 陈林涛
责任校对 贺 达
封面设计 郭 灿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860597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郑州瑞光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31.25

字 数 528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作者访问印度

目 录

长篇小说 鬼境

第一章	(3)
1. 盲人·恩人	(3)
2. 村姑·保姆·经理	(10)
3. 昔日盗墓贼	(13)
4. 好一个“美髯公”	(17)
第二章	(21)
1. 发现春秋邓国墓	(21)
2. 洛阳·“盗墓”公司	(24)
3. 考察龙阳古镇	(30)
4. 马主任嫖娼	(34)
5. 玉米林里的试探	(40)
6. 送哥一个瓷娃娃	(44)
第三章	(49)
1. 陈州·太昊陵庙会	(49)
2. 童年·斗花生	(53)
3. 公孙老师	(57)
第四章	(63)
1. 民间说唱艺人	(63)
2. 土地庙·铁了心了	(67)
3. 朱仙镇·遇险	(75)
4. 义结金兰	(79)
第五章	(83)
1. 郑州·民俗圣地老坟岗	(83)
2. 盗墓贼“土行孙”	(86)
3. 寻人启事	(94)
第六章	(100)
1. 刺你一脸尿	(100)
2. 捡来的汉代陶俑	(105)
3. 你就会说“谷雨”	(112)

4. 两个人的兵团	(118)
第七章	(125)
1. 画像风波	(125)
2. 生米做成熟饭	(131)
3. 陶俑的价值	(136)
4. 娘,咱一起吃年夜饭	(141)
第八章	(145)
1. 村里人都叫俺小蛋儿	(145)
2. 新一代盗墓贼	(149)
3. 生个女儿“站如松”	(156)
4. 你总得给人留点儿脸	(161)
第九章	(166)
1. “书生”并不是书生	(166)
2. 周口·师傅原来是仇人	(174)
3. 天赐良机	(180)
4. 墓中杀人	(184)
第十章	(192)
1. 老同学手下留情	(192)
2. 钱所长和一条醉狗	(198)
3. 我好怕,好怕好怕	(207)
4. 家·七夕之痛	(212)
第十一章	(223)
1. 盗墓如期进行	(223)
2. 侦破与抓捕	(228)
3. 神秘艺术家	(234)

中短篇小说

品茶	(245)
开车门	(252)
乡事	(257)
美丽情感	(290)
少年时	(305)
蝥蝥	(327)
沙岸	(374)
高手	(404)

散文随笔评论

1. 思念并未随时间而逝	(409)
2. 花是主人	(417)
3. 当了一次猿猴	(421)
4. 野狼榆	(423)
5. 守望健康	(425)
6. 磨道回响	(427)
7. 梦回千年	(429)
8. 钓鱼	(434)
9. 唐青花瓷片	(437)
10. 养眼	(439)
11. 童话	(441)
12. 白云烟雨	(443)
13. 文豪与儿童	(446)
14. 让人心头一动时	(448)
15. 孤独的跋涉者张一弓	(450)
16. “种植声音”的李佩甫	(456)
17. “民间艺人”张宇	(459)
18. 《融入尘世》的田中禾	(462)
19. 段荃法登上“天棚架”	(465)
20. “且把花甲当花季”的何南丁	(468)
21. 城市作家杨东明	(471)
22. 时运未济老张斌	(474)
23. 风风火火郑彦英	(477)
24. 温和的文学评论家孙荪	(480)
25. “老杂拌儿”陈铁军	(483)
26. 善用细节的杨稼生	(486)
27. 《河南大学的青青子衿》张清平	(488)
28. 告读者语兼自画像	(490)
后记	(493)

长篇小说

鬼境

第一章

1. 盲人·恩人

送走省雕塑艺委会主席杨清泉，她驾车驶上桃园路。

她喜欢自己驾车，喜欢自己驾车在桃园路上徐徐行驶，尤其是在这柳绿桃红的小阳春。马路两边的绿化带中，垂柳新绿，柳丝粼粼，仿佛少女飘逸的秀发；桃花含羞，欲开未开，犹如少女饱满的红唇。正是赏花的最佳时节。桃花盛开就不好了，盛极必衰，给人一种江郎才尽或老之将至之感，只有含苞欲放的桃花最叫人心动。

霞光流溢，春心荡漾，满树的桃花红唇微绽，仿佛在和美丽的夕阳贪婪地接吻，点滴如血。

她忽然觉得眼前的桃花有几分凄美，有几分妖气。

她就这样驾着自己的宝马，由西向东徐徐地行驶，直到无花可赏时才拐上田园路。

刚进挡加速，一个背着一把坠胡的瞎眼老人迎面走来。老人精瘦干枯，面无表情。也就一闪而过了。然而就在这一闪而过的瞬间，她觉得这个瞎眼老人有点面熟，甚至不是一般的面熟。在哪儿见过？在哪儿？在哪儿！蓦然，明静辽远的坠胡声响起来，那是八年前铭刻在她记忆中的坠胡声。

难道会是他吗？

她犹豫了一下，还是调转了车头。超过了瞎眼老人之后靠路边停住，钻出汽车，迎着瞎眼老人站在车旁，看着瞎眼老人手中探路的竹竿一路敲过来。老人虽老瘦，却不龙钟，腰杆挺直，脚步利落，清癯中透出一种大喜大悲之后的淡定，一种饱经沧桑之后的通脱。一点不错，这一位瞎眼老人就是那一位瞎眼老人。

“老人家，您是在裕元里自由市场——”她拦住了老人，斟酌该怎样表达，“拉琴的吗？”

瞎眼老人站定，无语。

“老人家，您还记得，八年前，您让一个乡下姑娘多拿几块钱的事情吗？”

“闺女，您认错人了吧。”老人说。

瞎眼老人手中的竹竿又向前探出，以盲人特有的轻稳起步走。

她有点惘然，一动不动地看着老人的身影飘飘然渐渐远去，那淡远空明的坠胡曲调却渐渐地清晰起来。

她重新上路，车开得很慢，坠胡的曲调时远时近，时弱时强，八年前的情景又回映眼前……

她出生在豫东平原上的张许村。张许村虽不算很大，也有两百多户，一千余口人。只有她一家姓战，绝对的孤门独户。父亲为了让她挺直腰杆做人，给她起名战如松。好在她娘是本村许姓的闺女，干爹张天强又是村支书，村里两大姓都有亲戚，倒没有什么人欺负她们家。

如松9岁那年，父亲一走再没有回来。她问母亲，母亲说父亲出门做生意了，可她影影绰绰听别人说她父亲是一个盗墓贼，因为盗墓时杀了人出逃在外。父亲是不是盗墓贼她不知道，她只记得从小父亲就非常疼爱她，给她捏能当哨子吹的泥泥狗玩，她要什么他就给她捏什么。她过5岁生日，父亲给她捏了一匹生肖马，她至今还珍藏着。她还知道父亲特别喜爱用泥巴捏东西，尤其喜爱捏泥人。她经常看到父亲拿回家一些土腥气很重的陶人陶马什么的，父亲把它们叫作陶俑，有好看的他就照样子捏塑，之后再把它们卖掉。父亲说那些东西是他走乡串户收来的，难道是父亲从古墓里挖出来的吗？一想到古墓她就想到了飘忽不定的点点鬼火，觉得阴森可怖，那种鬼魂出没的地方怎么能和慈爱俊朗的父亲联系到一起呢？

她不相信父亲是一个盗墓贼，更不相信父亲是一个杀人犯。

如松和母亲都非常想念父亲。她有时想很了就哭一场，不像母亲总是无声地饮泣。

母亲一心一意供她读书，希望她能考上大学。如松学习很刻苦，可高考还是落榜了。和她同时落榜的还有她同村的好朋友许小杏。她很沮丧，躲在家里不愿意见人。许小杏想得开，她的母亲久病在床，家里连弟弟的学费都交不起，就经人介绍到郑州打工去了。春节许小杏从郑州回来，花枝招展的，完全一个城里人，走路的样子都变了，高跟鞋一跔一跔的，长腿一摆一摆的，屁股蛋儿一错一错的，说是“T”型台上的模特步，也叫作什么“猫步”。她很羡慕，问小杏干什么工作，过了年能不能带她一起去。小杏答应了她。可过了年小杏连招呼也没打就走了。她怨小杏太自私，连同学朋友情谊也不

讲。外出打工的念头一萌芽，她就再也放不下了，脑子里老想着外出打工的好处，能挣钱，能过城里人的生活，甚至想到说不定还能碰见久无音讯的父亲呢。好处越想越多。反正她留有小杏的工作单位和电话，她决定到郑州找小杏。多年的交情了，又是同村同学，她赖也要赖上她。

春暖花开的一天，如松辞别母亲一大早就上路了，当天下午就到了郑州。好不容易找到了许小杏工作的龙阳大酒店，到营业厅一问，总台说根本就没有许小杏这个人。如松不相信，拿出小杏留的工作单位和电话给她们看。一个营业员接过去看了看，又递给另一个，说“是不是……”两人相视笑了笑，神秘兮兮的。

如松一头雾水，说：“能不能借用一下你们的电话？”

电话很快打通了，如松由迷惘转而兴奋，说：“是许小杏吗？我是如松，我在你们酒店总台……”

“你怎么不打声招呼就来了？”小杏说。

“我……你……”

“就这吧，你在酒店大门前等我，我马上过去。”

她本来想小杏一听说她如松来了，肯定会非常激动，非常热情，不料小杏不但没有非常激动，非常热情，反而责备她不该来，连一点热乎气儿也没有。如松由一头雾水换成了一头冷水。小杏这是怎么了，挺好的一个人，挺要好的朋友，怎么进城不到一年就变了。

如松走出酒店，站在大门外一个显眼的地方。她有点后悔自己不该贸然来找小杏，甚至马上回去的念头都有了。唉，来已经来了，总不能不见小杏一面就走吧，何况小杏已经来接自己了。也许是自己太敏感了，对小杏的期望值太高了；也许正赶上这两天小杏心情不好，是工作不顺利还是和男朋友闹意见？想到这里如松自己笑了——还不知道小杏有没有男朋友呢。

半小时左右，许小杏来了，是坐出租车来的。小杏在出租车里就看到了如松，一下车就喊着“如松、如松”朝如松跑去；如松也随即看到了小杏，也喊着“小杏、小杏”向小杏奔来。热热合合地拥抱了，小杏让如松上了出租车。如松从来没有坐过小轿车，第一次坐感觉自然特新奇，刚才那点不痛快找都找不着了。看来小杏真是挣到钱了，出门都坐得起小轿车了；看来自己真是敏感了，误会小杏了。多亏自己没有走，要是走了，以后还怎样再和小杏见面呢？

如松坐在出租车里，用乡下人第一次进城的目光注视着窗外繁华的城市。郑州真大呀！高楼真高呀！汽车真多呀！如松想到了“车水马龙”这个

词，在学校老师还让用这个词造过句。那时没来过郑州，要是来过郑州，这句还用得着造吗？

已经是下午6点了，小杏带着如松回住处之前，先请如松吃了一餐麦当劳，说是让如松开一开洋荤。如松倒没觉得怎么好吃，第一感觉仍是新奇。如松对周围的一切都感觉新奇。

小杏在一个都市村庄里租住了一套小房子。五楼，一小间房，厨房、卫生间也很小，如松感觉就像一个小匣子。一床，一桌，一椅，一个衣柜，衣柜还带拉链。如松觉得衣柜的用料很像蛇皮编织袋，用手摸一摸，果然就是编织布。真新鲜，城里的衣柜用布做，带拉链。

小杏陪如松聊了一会儿，问了家乡亲人的情况，然后就开始化妆，换衣服，说她这一段时间值夜班。临出门之前，又认真地教会如松怎样使用煤气罐，怎样使用热水淋浴器，并让如松演示了一遍，让如松洗个澡自己先睡，不要等她。

等小杏一走，如松就找出自己的换洗衣服，准备打开热水淋浴器洗澡。在乡下，她还没有在这么明亮的灯光下脱光衣服洗过澡，脱衣服的时候心里跳跳的，羞羞的，总担心什么地方藏着一双偷看的眼睛，尽管她知道小杏一走，这小匣子里就剩下了她一个人。如松长得确实美丽，从男人贪馋的目光里，如松也知道自己长得美丽。然而她还没有欣赏甚至没有完全看到过自己的胴体，所以当 she 脱光衣服的时候，竟然下意识地用手去遮掩自己曼妙的乳房和阴部。她的身材修长健美，小腰软软的，屁股翘翘的，乳房就像两枚刚刚成熟的水蜜桃。她调试好水温，让水流惬意地冲洗自己的胴体，两手轻轻地搓洗自己粉嫩的皮肤，仿佛稍一用力就会搓破了皮。

如松舒舒服服地洗了澡，钻进小杏香水味浓郁的被窝。她睡不着，就躺在被窝里想事情。小杏究竟干什么工作呀？小杏说在酒店当服务员，可酒店总台为什么不认识她呀？城市工作好找吗？自己将来会干什么工作呢？……想着想着，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而且睡得很香，连小杏什么时候回来都不知道。

住不了几天，如松的新鲜感就有点麻木了，就催着小杏快点给她介绍工作。小杏就搪塞说，你以为城里的工作那么好找？你以为我是谁？省委书记？省长？公司老总？我无非是一个农村打工妹！

当然，最本质的话小杏没办法说出口。小杏干什么工作？她在酒店当按摩小姐，化名“拉拉”，总台怎么会认识她？她也不会什么按摩，她的小姐

妹们也都不会什么按摩，她们从事的工作叫“特殊服务”。每到夜晚，她们打扮得一个比一个美，一个比一个俏，坐在一个房间里，等着老板安排。老板会一个客房一个客房打电话：“请问先生需要服务吗？需要的话请打 1688。”“请问先生需要服务吗？好的，好的，10 分钟到。”当然，也有熟客点名要的，也有客人亲自来她们按摩部挑选的。每当有客人来挑选，她们一个一个便俏眉莹目，秋波涟涟，媚眼流星般抛向客人，希望客人能选中自己。

从事这样的工作，小杏当然不愿意让村里人知道，也不愿意让她的好朋友如松知道，这就是她春节后不带如松进城的原因。可现在如松自己找来了，她既不能如实相告，也不能放下脸面赶如松走，实在叫她左右为难，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如松一个劲催她找工作，她总不能一直搪塞下去吧，即便是可以一直搪塞下去，如松这样住下来，影响她的生意不说，如松迟早总会知道她的真实处境的。

当然，如果如松也心甘情愿地干这一行，那就另当别论了。

想一个妥善的办法试探一下如松吧。

这天上午 11 点，小杏刚刚起床，就接到一个电话，小杏一连串地说了几声“好”。挂断了电话，小杏对如松说：“有希望了，你的工作有希望了。尚老板马上就到，他说他能帮你找工作。”

如松又高兴又激动，心跳怦怦的，不知道尚老板能帮自己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果然不一会儿尚老板就到了。尚老板 40 多岁，腋下夹着一个黑色的皮包，身体胖胖的，举止却很利落。小杏介绍说：“这是尚老板，这是我的小妹战如松。”尚老板哈哈一笑，说声“好漂亮的小妹”，很豪爽地向如松伸出胖手。如松一时不知怎么好，想伸手又未伸手，羞怯地低着头，脸蛋上洇出了红晕。正是如松的这一情态，让稍后的尚老板欲火难遏，勇往直前而不肯罢手，破坏了小杏的整个计划。

小杏让尚老板坐，又给他点上烟，然后说：“你们俩先谈着，我去买点菜，委曲尚老板在这儿吃点便饭吧。”

小杏刚一出门，尚老板就掐灭了烟，走向坐在床沿上的如松，靠如松坐下，伸手拦上如松的肩膀，说：“小妹第一次来郑州吧？”如松本能地弹起来，仍然低着头，越发羞怯。尚老板站起身，从自己的黑色皮包里取出一摞人民币放到桌子上，说“五千块钱”。然后回身就拦住了如松的腰，另一只手轻车熟路地、利落地捂住了如松的乳房。“你……你干什么！”如松又害羞，又吃

惊，又害怕，又愤怒，用力推开尚老板，脸涨得通红，“你不是给我找工作嘛！”

按照小杏的意思，这时候尚老板就该戛然而止了，就该扮演正面角色了，就该说“我是考验考验你，怕你作风不好。看来你是一个好姑娘，咱们就谈一谈工作的事情吧”。

可是，这时候尚老板的欲火和贪婪已经无法遏止了。尚老板嫖过无数小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亢奋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燃起他非占有不可的欲望和激情。这小妹生得太动人了，太馋人了，太天然了，太纯真的了，绝对的处子，可比许小杏有味多了，我无论如何也要占有她，今天得不到，恐怕以后再也碰不到这么可人的女孩了。何况，凭尚老板的经验，在金钱面前，还没有哪一个女人不肯就范的。

尚老板饿虎扑食一样，抱起如松就按到床上。如松拼命反抗，可是身子被尚老板胖壮的身体死死压住，动弹不得，她想大喊救命，可又不敢，她不知道在这大都市会引出什么后果。她咒骂着，伸手去撕他的脸，然而她的手也被他紧紧抓住了。尚老板压住如松，一只手捉紧她的两只手，另一只手伸进她的内衣玩弄她的乳房。尚老板知道，再贞洁的姑娘，只要捉住了她的乳房她就会软下来，也就成功一半了。随后开始脱她的裤子。如松感觉自己就要无力反抗了，就要瘫软了，就要被征服了，她的裤子已经被脱了下来。她意识到她挣不脱这个又胖又壮的家伙，因此当他扒她内裤的时候，她突然改变了态度。

如松说：“老板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要不我死也不从。”

“小妹你说，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钱太少了，我一个大闺女的身子就值五千块钱？”

尚老板高兴了，我当是什么条件呢原来是嫌钱少，我尚老板有的是钱。男人好色，女人爱钱，这话一点不错。尚老板放开如松，又从皮包里拿出一摞人民币，说：“一万。”又说：“只要小妹让尚老板高兴，再加一万都行。”

如松说：“我得上一趟卫生间。”

如松进了卫生间，用冷水擦了一把脸，让自己镇静镇静，然后找家伙。小小的卫生间一目了然，只有一把刷马桶的刷子，带着一尺多长的塑料柄。如松拿起来，藏在身后。

如松走出卫生间时，尚老板的上身已经脱光了，正在褪裤子。等尚老板脱光了衣服，如松终于瞅准一个机会，攒足了劲，对准尚老板直翘直翘的龟头就是一刷子。尚老板惨叫一声，一屁股坐到地板上，双手捂着龟头，痛苦得浑身直颤。如松赶紧穿上裤子，掂上自己的提包，打开房门，冲了出去。

如松来到大街上，拦了一辆出租车。来到郑州几天，她已经学会了搭出租车。她直接赶到长途汽车站，决定坐最快的一趟车回家。售票厅里人很多，每一个窗口都排着队，她选择了一个人少一点的窗口站过去。当她排到窗前掏钱付款的时候，她的心一下子弹了起来，一股冷气沿脊背而下。她发现自己的钱包没有了。刚才下出租车的时候还有呀，她记得清清楚楚，当时付了款就装在右边这个口袋里。她找遍了身上所有的口袋，没有。又打开提包翻找，没有。哪里也没有。没有了，丢了，钱包丢了，一分钱也没有了。

她在售票厅的连椅上坐下来，心中一点儿主意也没有了，只想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她就这样脑袋空空地坐着，从下午坐到天黑，从天黑坐到天亮。肚子又开始叫起来，她已经整整一天没有吃饭了。这时候她才真真切切地感到钱是多么的重要，尤其是在大城市，没有钱寸步难行，没有钱就会受冻挨饿，甚至被饿死。她想到了尚老板的一万块钱，她甚至有点后悔那样对付尚老板。要不要回头再去找小杏？不，不行，就是昨天的事情重演一遍，自己还会那样做，重演十遍自己还会那样做，就是饿死也不能走上那一步呀！

总不能坐在这里等死呀，出去走走吧，只管出去走走吧，不是说“天无绝人之路”吗？

如松走出售票厅，走出汽车站，盲目地走，大同路，德化街，走着走着走进一条小巷。全是卖小吃的。后来她才知道这条小街叫裕元里，人称小吃一条街。也许她就是被裕元里各种小吃的香味引导过来的。黄焖鱼的气味，羊肉汤的气味，胡辣汤的气味，烧饼的气味，葱油饼的气味，油条的气味，水煎包子的气味，卤面的气味，粉浆面条的气味，残忍无情地折磨着她的肠胃。向大妈讨一碗粉浆面条喝喝吗？她鼓了几次勇气也没有张开口。

就是在这个时候，她听到了瞎眼老人淡远明静的坠胡声，也看到了坐在前方一条小巷巷口操琴的瞎眼老人。老人不是那种睁眼瞎，该长眼睛的部位陷进去两个深坑。老人面如荒漠，坐在闹市就像坐在渺无人迹的荒原上。老人面前放着一个铁盒子，圆形的破旧的铁皮盒子，盒子里有不少零票子，一角的、两角的、一元的、两元的，她看得清清楚楚还有两张五元的，一张十元的。她的眼睛一亮，心也随之慌慌跳起来。我只拿一张五元的，只拿一张五元的，只拿一张五元的。不，不行，我怎么能拿一个瞎眼老人的钱呢？我的手怎么能伸得出去呢？然而她实在太饿了，残忍的饥饿迫使她放弃她最宝贵的尊严和良知。可是我怎么拿呢？人群熙来攘往，要是有人看到我拿一个瞎眼老人的钱，会出现什么后果呢？

她依然犹犹豫豫的，从瞎眼老人面前走过去，又从瞎眼老人面前走过来。这样走了两趟，她终于想出了一个遮人眼目的办法。当她再一次从老人面前走过的时候，她装作一不小心把老人盛钱的盒子踩翻了。她说声“对不起”，连忙蹲下去给老人捡钱，借机把一张五元的票子握在了手心。正在她准备起身走开的时候，瞎眼老人开口说话了。老人的声音像他的琴声一样空明淡定、无哀无怨、无喜无怒。

瞎眼老人说：“闺女，多拿几块吧。”

2. 村姑·保姆·经理

宁静明亮的坠胡声伴随她回到名苑小区。如松把汽车锁进车库，上四楼回到自己的家。所谓家，其实只是一套四室两厅的豪华住宅而已，她还没有成家。

经历了那一段穷苦磨难之后，如松脚下的路忽然柳暗花明了。

如松拿了瞎眼老人的五元钱，用一元钱买了一碗浆面条。卖浆面条的大妈热心肠，看她一副落魄疲惫的样子，猜她八成是身在难处，就和她聊。如松说她是进城找工作的，工作没找到，钱也用完了，问大妈能不能帮帮她，哪怕帮大妈卖粉浆面条也行。大妈笑了，说你这么俊俏个姑娘，看样子也有学问，哪能卖浆面条！你到劳务公司呀，到劳务公司登个记，像你这样的，肯定能找到一份好工作。如松心里豁然一亮，忙问劳务公司是干什么的，在什么地方。大妈说劳务公司就是专门给人介绍工作的，二马路就有一个，离这儿不远，你从这裕元里向西，到福寿街右拐，到正兴街左拐，就到二马路了。

劳务公司的工作人员看了她填的表格，又上上下下打量她，说：“正好一个退休的老干部家里需要一名保姆，你的条件很合适，报酬是一个月 300 元工资，管吃管住。你愿意去吗？”

“愿去愿去。”如松连忙说，一个劲点头，生怕慢一点这工作就被别人抢了去。果然是天无绝人之路呀。

这样，战如松由一个乡下妹成了一名都市小保姆。

老干部姓林，名一木，退休前任文化厅厅长。如松真是一个优秀的小保姆，忠诚、敬业、勤快、和气、有眼色、不笑不说话。不久又学会了做菜和简单的按摩，伺候得厅长老两口别提多高兴了，就是节假日才回来的厅长的子女们也把她当成了家里的一口人。

老厅长家里的客人不算多，但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有老厅长的同学、同乡、同事和部下，还有如松仰慕的文化名人。一次，一个老厅长曾经关照